

中央电视台携手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重磅打造

|长篇小说|

火蓝刀锋

把每一滴热血都流入祖国的大海!

这里是我们的海，在我们的海，我不允许你向任何人，任何事低头!

冯骥◎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火 蓝 刀 锋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蓝刀锋 / 冯骥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80223-828-2

I. ①火…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501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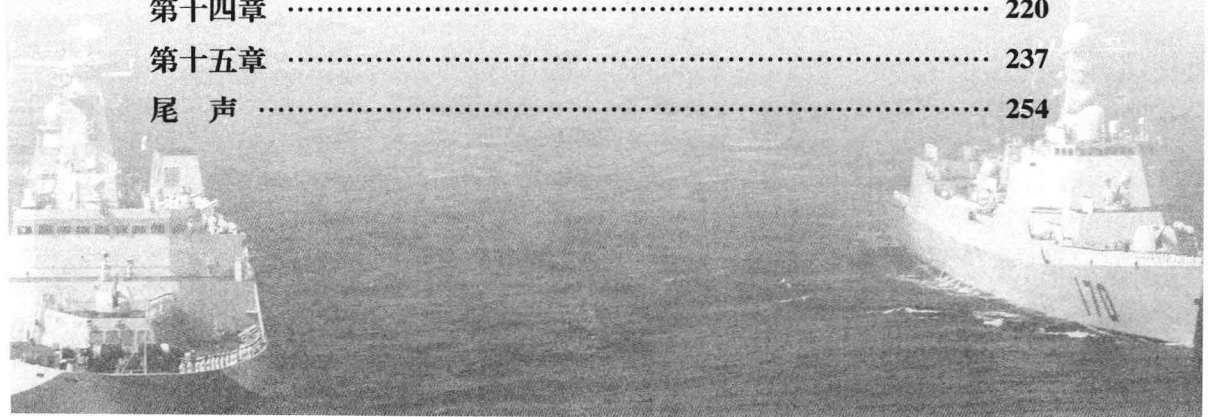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6828
[http: //www. zgsxcbs. cn](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20 千字
ISBN 978-7-80223-828-2 定价: 32.00 元

火蓝刀锋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4
第五章	70
第六章	88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22
第九章	141
第十章	158
第十一章	171
第十二章	188
第十三章	204
第十四章	220
第十五章	237
尾 声	254



楔子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万籁俱寂。忽然，两道雪白的光线划破了被黑暗凝固成一团的空间。光线下有隐约的海浪翻滚，一片汪洋大海上，两艘海军巡逻舰艇正破浪而来。

舰艇上的指挥室内，站在液晶屏幕前向大家做介绍的是海军上校武钢。旁边一个目光炯炯的精干小伙子，手里正玩弄着一把火蓝匕首，转动间刀刃寒光毕现。此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龙百川。

武钢指着屏幕上的海图向大家介绍说：“情况是这样的，就在两个小时前，有一伙国际强盗分别乘坐三艘快艇，从公海潜入沙尾岛海域。情报上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黑匣子，据说这个黑匣子就落在沙尾岛海域的海底。”

“这么兴师动众，只是为了一个破匣子？”在旁边检查水下步枪的武铁头也不抬的发出疑问，话里满是不屑。

“就是为了这个匣子，这肯定不是个简单的东西，不然他们绝不会冒这么大风险闯到咱们地盘上来。”武钢并没有他那么轻松，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这帮海盗长期在海上作恶，上个月劫了三艘渔船。头儿给咱下命令了，一定得拦住他们！”

听到此，武铁来劲儿了，笑问：“是活拦还是死拦呢？”

“随你便，”武钢皱了下眉，“你不见血难受啊？！”

“对，属鲨鱼的，不见血不出动！”旁边一名军官插嘴。众人哄堂大笑。

笑声中，武铁轻蔑地把手抬起来，大拇指冲下，那意思是说：我属鲨鱼，没错，那你们就是属乌龟的！

武钢抬眼看向龙百川，龙百川此时已经停止了手里玩弄的匕首，嘴上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冷笑。

抬手制止了大家的哄笑，武钢问：“老龙，有问题吗？”

龙百川没有说话，只是从地上捡了一根头发，在刀刃上轻轻一吹——头发丝儿瞬间断成两截——这个行为足以回答武钢的问话。

就在海军陆战队员开会的同一时间，沙尾岛附近，武钢刚才提到的那些海盗们，正乘坐三艘快艇，在海面上一字排开。左右两艘负责警戒，中间的那艘舰艇的甲板上，海盗们在做着潜水的准备。

快艇上除了装备有双管 50 毫米口径机枪和 MK19 40 毫米榴弹发射器之外，还有数十名海盗手持 M16 在周围严阵以待。

指挥的海盗是一个褐色头发的年轻人，他嘴里不停地叫着：“GO! GO! GO!”

身旁的几名海盗已经穿上带有荧光的黄色蛙人潜水服，银色潜水头盔和蓝色的氧气瓶把他们装备得像一群外星人，随着指挥的手势，从艇边一跃而下，海面只是起了轻微的波动，而后便迅速恢复了宁静。

褐色头发的海盗快步走向艇首，那里背对着他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海盗。海风吹起他金色的头发，脊背上纹着的一个堕落天使，正张开巨大黑色的翅膀，似乎欲在这黑夜中驭风而行。

从褐发海盗恭敬的姿态上，不难看出金发人正是这群海盗的头领。他听了褐发海盗的汇报，并不发一言，只是继续盯着黑沉沉的水面。

下水的八名海盗，已经到了海面下 30 米的珊瑚礁附近，他们事先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分工。四个人手持俄式 APS 水下突击步枪负责望风，另外四个即刻投入紧张的搜索中去。

与此同时，在两海里外的海军舰艇内，雷达兵发现了目标海盗船，即刻向上级做出报告。

武钢和几名军官迅速在雷达屏幕前站定，看着那几个闪烁的光点，正越来越近地向他们行进。

送话器里传来龙百川的声音：“钢子，鲤鱼到位了，等你话！”

“各单位注意，关灯，开闸……鲤鱼跳龙门了。”随着武钢沉稳地发出命令，巡逻舰的灯光瞬间灭掉，大海又恢复了之前的黑暗。但这并不影响士兵的视线，他们依旧可以从红外线夜视仪看到远处的那几艘海盗舰艇。在巡逻艇甲板另一侧，几名炮手操纵着六十毫米火炮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随着潜艇鱼雷发射管的启动，四条人影喷射而出，海面上一闪而过的寒光，是他们腰间的匕首。这其中，就有龙百川与武铁。

在珊瑚礁那边，一个海盗已经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方形金属部件，他们要找的黑匣子就在里面。通过潜水头灯的照射，可以看到黑匣子里嵌着两块数据硬盘。他们很快挖出了其中的一块，先送上快艇。

紧张忙碌的海盗们没有发现龙百川他们已经潜到了附近，正通过夜视仪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见龙百川向武铁做了个手势，四名战士即刻分头向前扑去，匕首寒光一闪间，三个望风的海盗已经被干掉。眼看马上就可以干净利索的结束战斗，不想有一个海盗发现了龙百川一行，他们放弃了正在挖的第二块硬盘，开始跟突袭自己的战士们展开了水下的鏖战。

与此同时，海面上几颗照明弹腾空而起，照彻夜色如白昼，也惊醒了快艇上的海盗，当他们发现海军巡逻艇已经近在咫尺，已经有些晚了，巡逻艇上火炮、机关炮和重机枪刹那间交织成一片，强大的火力瞬间将海盗的一艘快艇击中，起火爆炸的瞬间，海盗们纷纷跳海。剩下的两艘快艇上的海盗一边反击，一边转方向仓皇逃窜。

跳海的海盗被海军迅速俘获，还有一艘巡逻艇向海盗舰艇逃窜的方向追去。

而水下的激战已近白热化。瞅了个空挡，龙百川割断了对手的氧气管，逼其不得不浮上水面。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一名海盗手里的 APS 水下突击步枪正在瞄准自己。就在敌人扳机准备扣动的瞬间，一把匕首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了他的胸膛，

执抢海盗随之沉下。龙百川抬头，看到救自己的，正是武铁。

很快，水下八名海盗就全部被解决掉了。龙百川与武铁四人来到了那块金属部件前，顺利地取出了剩下的那块数据硬盘。

再说那两名跳海被俘的海盗，正被十几支95式步枪包围着。

“We are the Chinese Navy. Don't resist anymore, it's futile. Lay down your weapons and surrender. That's the only way out for you. (我们是中国海军，你们不要再垂死挣扎了，放下武器投降吧，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武钢向他们喊话。

海盗们对视一眼，忽然拔枪自尽。临死之前，他们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武钢顿觉不妙！只听水下传来轰轰两声响，海里的定时炸弹被两名海盗引爆。

武钢一个箭步跨到甲板栏杆前，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水下的炸弹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弹片击中了附近的龙百川，随着血液从伤口流出，龙百川昏迷了过去，手中的匕首也随之脱落，滑入深海。

海上的巡逻艇也被冲击波震得左摇右晃，像颠簸在山路上的马车。武钢一边抓紧护栏稳住身体，内心涌起了对水下的几名战友的浓重担忧。他回身大叫：“开灯！开灯！赶紧开灯！”

在探照灯的光源下，来不及脱衣服的武钢率先跳入海中，几个军官也随着他下了海。

武钢在水下四处寻找他的战士。在另一边，武铁看到了龙百川他身上的氧气瓶已经泄漏。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龙百川，并推着他上浮。

清醒过来的龙百川很快就意识到两人身处的环境，他极力想拉武铁一起往上去，不想武铁把手里的数据硬盘塞到龙百川手里，而后笑着做了那个拇指朝下的手势，随之松开龙百川，身体缓缓下沉。鲜血，在他身后蜿蜒渗出……

就在那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已经逃出包围圈的海盗舰艇上，金发海盗头目遥望着爆炸的方向，声音沙哑地低语：“Sooner or later, I will be back.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第一章



数年后，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

城市陵园的一座墓前，海军上校龙百川伸手拂去墓碑上的一片落叶，“武铁”两个字笔画清晰深刻，龙百川凝视着墓碑，默然不语。地方武装干部方城，同样沉默地站在他身后。

“铁子，我来看你了。”龙百川在心里默念。一阵风吹过，他剧烈的咳嗽起来，几丝鲜血从喉咙中喷溅出来。他赶忙转过头去，悄悄擦掉嘴边的血迹，从方城手里接过火机和白酒，将墓碑前一字排开的10根香烟——点着，将白酒撒在墓前那把火蓝匕首上。

做完这一切，龙百川蹲在地上，眯缝着眼睛，一边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一边讲给武铁听：“今年上面下了命令，我们要招最强的兵。你等着，等我跟钢子带出好兵，就为你报仇……”

龙百川站起身来，对着墓碑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正当龙百川与方城转身准备离开之际，三个农民拿着纸元宝等祭祀用品，忽然走了过来，还没等他们回过神，这三个农民已经扑在墓碑的另一侧痛哭起来。

为首的操着安徽口音，一边点着一个纸糊的女人哭道：“四狗子，你娘托俺们给你娶了个媳妇送过去，往后就不用打光棍咧。这是你俩的结婚证，俺也给你一并烧了。你娘还说咧，叫你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别磨牙……”

龙百川和方城愣在原地，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过神后，龙百川率先发问：“你们这是哭谁呢？”

“哭谁？当然是哭俺二舅家的外甥四狗子了。”领头的农民抬起头，理直气壮地说。

龙百川被他猛然止住的哭泣给逗笑了，说：“这里埋的是军人烈士，不是什么四狗子！”

领头的农民倒也是个伶牙俐齿的人，不假思索地反驳：“俺说你当大头兵当蒙了吧？四狗子才十六！上阎王爷那儿当兵去？”

龙百川还没说话，方城倒是不愿意了：“什么大头兵，这是海军陆战旅的龙上校！”

一听是军官，几个农民马上收敛起刚才的神色。

龙百川笑着向他们解释这个墓的确是属于自己战友的，但是那个领头农民却让龙百川去墓碑的背面看看。

龙百川转到他们哭的墓碑那一面，果然，墓碑的背面竟然刻着张贵财三个字，正是刚才那农民嘴里四狗子的原名。

他转头问那几个人：“这墓是谁卖给你们的？”

“是蒋顾问卖给咱的。”

“蒋顾问？”龙百川疑问道。

为首的农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片子递了过来。

龙百川接过一看，上面有一行字：幸福地产高级置业顾问——蒋小鱼。看来这个蒋小鱼就是他们嘴里所说的蒋顾问。

几个人商议过后，决定去找这个蒋小鱼。几个农民一窝蜂上了龙百川的越野车。

在路上，挤在后排的三个农民开口了：“城里的墓地金贵，巴掌大点儿的地方就要好些个钱。俺们本来想把四狗子送回老家去下葬，可他娘不愿意，说活着不是城里人，死了也得做个城里鬼。”

“你们买这个墓地花了多少钱？”龙百川问他们。

领头的农民答道：“四千五，就是蒋顾问给俺们想了这个节省的法子。他说城里面的墓地都时兴这个叠饼户型。这不，就跟你那战友叠一块了。”

“叠饼户型？”龙百川一时没明白过来。

另一个农民打断了领头农民的解释：“二哥，啥叠饼咧，那叫叠拼户型。”

领头的农民不以为意：“都是一个意思，叠饼嘛，可不就是一个摞着一个。蒋顾问还说俺们四狗子有个当兵的做靠山，阎王小鬼都不敢欺负，往后这个叠饼户型一准还能涨钱。”

龙百川知道那个蒋顾问是在糊弄这几个农民，不禁苦笑。

他问这几个人买这个墓有墓地证吗？领头的农民一怔，显然他根本不明白这个墓地证是啥东西。

龙百川解释道：“没有墓地证，就说明你们买到的墓地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这属于一地两卖。”

三个农民听了这话，都傻眼了。

越野车在路口停下，龙百川吩咐方城先去体育大学打个招呼，自己处理完墓地的事儿就赶去。

三个怒气满面的农民和龙百川一起走进了蒋小鱼名片上印着的那个“幸福地产”门店。

一个中介热情地迎上来，问他们是买房还是租房。

“俺们找蒋顾问！”领头的农民急冲冲道。

中介一听，往后指了一下，“找臭鱼啊，在那儿呢。”

龙百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跟一男一女两个顾客热情地介绍着什么。因为小伙子背对着自己，所以他一下子看不清楚对方的长相，只看到他上身的白衬衫扎在西裤里，蛮精干利索的样子。

此时听到男顾客提到说自己要买的房子旁边有个革命公墓，他觉得这死人活人住一块儿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不待他的疑问发完，小伙子嘴巴麻利，立刻介绍道：“大哥，像您这么有文化的人，应该不会在意这些迷信的东西。再说了，这恰恰说明那地界儿上风上水啊。您想想，要是风水不好，那么多大人物死了以后能看上那儿？”

顿了顿，他压低声音继续：“我跟您说实话，那儿风水好，有龙脉，住在那儿不用等死了，活着就能保佑全家平安……”

男顾客点着头，觉得小伙子说得很有道理。

进店的农民们已经急不可待了，领头的那位上来就是一声吼：“蒋顾问，你咋能骗俺们咧?!”

蒋小鱼扭头一看，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不慌不忙地边打招呼，边吩咐店里其他的人倒茶让座。

龙百川制止了他的忙活。

蒋小鱼看到眼前忽然出现的军人，愣了：“解放军叔叔，您是……”

“你为什么把我战友的墓手卖给了这几位?”龙百川声音虽低，但透着威严。

“哦……”蒋小鱼的脑子迅速调动，“哦，这事啊，这事我必须跟您好好汇报一下，咱可没有转卖这墓地，产权还是在您战友的名下。”

“啥?俺们给了你四千五，当是白给了?!”一听产权还在那个当兵的名下，几个农民当然不干了。

蒋小鱼赶忙转过头又安抚他们：“叔啊，这叫墓地合租。就好比是您家里的房子闲了这么几间，租给别人住，你说总不能白住吧，是不是得交点租金?”

几个农民都被蒋小鱼这堂而皇之的理由给弄得直点头，蒋小鱼趁热打铁：“四千五租了十五年，每个月才合二十五块钱，您说贵不贵?”

“不贵不贵。”农民被这笔账算得心悦诚服。

蒋小鱼轻松地搞定了他们，转头对着龙百川说：“叔，您战友的墓地每年要交三百块钱的管理费，这么一合租，就省得自己掏腰包了，既经济又实惠。”

龙百川不动神色地问：“照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是吧?”

蒋小鱼大概以为自己的偷换概念再次获得了成功，笑了：“客气客气，太客气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单子，边给龙百川看边介绍：“您买坟，就找我，我这还有一套珍藏版东西通透的样板坟，一年免租，冬暖夏凉，春天有水，秋天没霜，南边是道家仙山不老峰，北面是佛教圣地青春泉……”

不待他说完，龙百川已经站了起来，盯着蒋小鱼，蒋小鱼霎时有点慌了。

“还钱。”龙百川脸上带着笑，但嘴里这两个字却像两颗铜豌豆，掷地有声。

蒋小鱼眼珠子迅速转了几转：“还钱啊?行行行，叔，您别着急，先坐，先坐啊，我去拿合同，先坐啊。”说罢，他转身向后面走去。

几个人只好再度坐下等，几分钟后，还是不见蒋小鱼出来。龙百川焦急不耐地把眼睛投向外面，这一看不当紧，蒋小鱼正踩着电动车准备溜呢!

来不及想蒋小鱼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下溜出去的，龙百川起身追了出去。

蒋小鱼的車子虽然比龙上校的腿快一些，但没走多久，就被另一群人拦住了。这是一群也在他手里买过二手房的业主，为首的男一指蒋小鱼，气愤道：“就是这小子，满嘴跑火车没有一句实话!明明房子挨着条熏死人的臭水沟，愣说是什么威尼斯风情。站住，别跑!”剩下的几个也七嘴八舌地历数蒋小鱼的罪状。

蒋小鱼慌忙调转车头，但是前面有几个愤怒的业主，后面是眼看追到跟前的龙百川，慌不择路的蒋小鱼车头一拐，进了旁边的一家公园。

汇合到一起的追兵也紧追不舍地进了公园，可怜的蒋小鱼索性扔掉了电动车，一头扎进了公园的湖中。

追到湖边的人们愣了。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蒋小鱼浮出水面。

有人小心翼翼地开口：“哎，你们说那小子不会是淹着了吧，怎么半天不见他露头呢?”另一个还算镇定，提议下水看看。如果他淹死了，大家找谁赔偿呢?

几个业主纷纷脱了衣服，接二连三地下水摸蒋小鱼，全都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在几百米外的湖对岸，蒋小鱼已经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岸。他顾不上身上湿漉漉的贴在身上的衣服，而是首先掏出钱包查看，他最担心的是钱包里的钱会不会被泡坏。

但他不想看到的事情偏偏还是发生了，那些钱已经被泡得不成样子，甚至有些碎成了小片。蒋小鱼心疼地倒抽了口气：“败家啊，败大发啦！”

蒋小鱼只顾心疼钱，却没注意到龙百川已经站到了面前。

“还跑不跑了?!”龙百川一把拽住了蒋小鱼的领子问。

即使被逮了个正着，蒋小鱼依然不改嘴皮子溜滑的本色：“叔，消消火，您要是知道咱的情况，保准您就不跟咱计较这些了，我给您看，给您看啊……”说着，蒋小鱼脱了自己的鞋袜，将光溜溜的脚板伸在龙百川面前。

龙百川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见他指着脚底板子上的六颗痣说：“瞧见没，一二三四五六，这叫南斗六星，跟天上的北斗七星遥遥相望。相书上说这是大富大贵的命数，搁百十年前我这起码是个王爷贝勒，就是搁现在也是省厅级以上的干部。如今咱是命犯紫微，虎落平阳，您放心，用不上五年保准时来运转。今天您放咱一马，就好比是曹操放走了关云长，将来华容道上相见必有所报。”

龙百川本来是想教训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现在倒被他一番伶牙俐齿的歪理论给逗笑了。他看到蒋小鱼钱包里掉出的一张纸，就顺手捡了起来。

这是一张高昂的药费单，龙百川忍不住问：“家里有人住院?”

闻听此言，蒋小鱼的神色黯淡了下来：“是我娘，她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三个月住了四回院。”

“你骗钱就是为了给老娘治病?”如果是真的，龙百川倒是觉得眼前这小子还有些让人敬佩。

蒋小鱼嘴里还在强辩：“叔，咱可是靠谱好青年，啥时候也没骗过人啊…最多，最多算夸张，算夸大事实……宣传手段嘛……”在龙百川威严的直视下，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看着龙百川还在死盯着自己，他心里发慌道：“你老盯着咱看啥，我又不是美女!”

“闭嘴!”龙百川喝道，看到蒋小鱼钱包里碎掉的五张百元大钞，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了五张，塞给了蒋小鱼。

蒋小鱼一愣，下意识地接过了钱，嘴里傻乐不停，胡言乱语把龙百川比喻成当代乔峰、令狐冲、郭靖等行侠仗义的大侠。

龙百川也被气乐了，训斥了他几句，让他少些油嘴滑舌!

蒋小鱼一边抱拳一边忙不迭地说：“行行行!您不是大侠，您是我叔，解放军叔叔江湖救急，正愁没钱给老娘买药呢!甭看咱岁数小，咱走江湖也得讲义气!这就算我跟您借的，您留个地址，等有了钱立马给您送去!分文不少!”

“行了，以后对我战友好点就是了!”龙百川摆摆手，忽然看到了这片湖面两岸的距离，惊讶地问，“你小子还挺能憋气?”

这厢蒋小鱼正在殷勤地保证自己如何回去就给恩人战友米面肉菜的供奉，忽听龙百川这么一问，即刻转过话头，不无骄傲地说：“这算什么，咱在水下能睡个午觉!”

龙百川不以为然，不用想这家伙肯定在说谎。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你?全军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算了，不说了。”

蒋小鱼笑说：“那是我没去，我要去了，这记录早给破了。”

龙百川并没有打算理会蒋小鱼的牛皮。

他的手机忽然响起来，方城在电话里告诉他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原本他们相中的体育大学那个游泳冠军，现在已经被别人挖走了。

霎时龙百川脸色变了，他顾不上再跟蒋小鱼说什么，疾步跑向了自己的越野车。

敬业的蒋小鱼后面还追着喊：“叔，叔！您留个名片手机啥的也好常联系啊，要房子找我，要坟也找我！”

回答他的，是龙百川发动汽车的声音，随之，车扬起一阵尘土，开走了。



在深山老林的山道上，奔驰着两辆摩托车。前面那辆车上坐着两个武装干部，后一辆摩托车上骑着的是当地村子的村长。

走到一个垭口，三个人下车来，村长举起大喇叭，面对着苍茫的林海叫道：“张冲，张秃子……”喊声像一阵风刮过，旋即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

“快，村长快过来！”旁边的一名武装干部忽然发现了什么。

村长赶忙跑过来，看到武装干部正在研究一头成年公狼的尸体。狼头上有块月牙状的白色毛发，很是显眼。村长吃惊道：“这……这不是二道沟那条吃过人的公狼吗？”

另一名干部也惊叫：“它的脖子……竟然是被生生掐断的。”

发现公狼的干部问村长：“你说，这是不是张冲干的？”

村长叹了口气：“整个大兴安岭，除了张冲，谁还能徒手杀狼呢？”

“到底他跟狼有啥仇？”干部好奇地问。

村长跟他解释，张冲的义父原来是个护林员，有次巡场时被二道沟的头狼给咬死了，打那儿以后，张冲三天两头往山里头钻，铁了心要给他义父报仇。

听闻此次张冲进山已经两天也没任何音讯，几个人不免都为他感到担心，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了一声凄厉的狼嚎。

村长脸色一变，拿起望远镜向传来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山林的一片空地上，一人一狼正展开激烈的搏斗。

尽管那身影十分模糊，也可断定此人就是张冲。三人迅速向那片空地赶去！

赶到空地的时候，眼前的情形让人不禁倒抽一口气。刚才还雄起搏斗的饿狼已经变成了一具躺倒的尸体，旁边一个精干小伙子正坐在石头上。他丝毫没有在乎手臂与脖子上沾满的鲜血，而是慢条斯理地啃着手上的冷馒头。

村长叫道：“小秃子，这两位是县上征兵办的，快跟我们走。”

张冲面无表情地看了看面前的几个人，继续啃手里的干粮。

一个武装干部忍不住了，声音提高了些：“张冲，部队里的领导上家里家访，都等着你呢！”

张冲终于开口了：“我不去！”

村长急了：“我说你小子别犯浑！应征入伍是大事。”

张冲毫不理会这几个人的劝告，仍旧一口一口地吃完馒头，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道：“等我宰了那只头狼再说。”

武装干部觉得张冲这话不太现实，周边好几百座山头，他上哪儿找那只头狼去？

张冲指着不远处的小土丘,说道:“窝在这儿,它跑不掉。”

干部们走上去看,天哪,土丘上的草丛中掩藏着一个狼窝。

村长先抽了口冷气:“守着这么大一狼窝,你小子不要命了!”

“老子就是来要它命的……”张冲昂着头,野性十足地回答道。

话说了一半,张冲像是听到了什么。他忽然竖起耳朵仔细分辨着,而后猛地扭头朝对面的树林里冲去,随着他的行动,前方一条黑影嗖地消失在众人视线中。没错,那是一条狼。

村长大叫:“秃子!站住!”回答他的,只有飞速的脚步声。

三人互相看看,赶紧追上前去。

在密林深处,一只狼与一个人的身影一前一后地追逐着,兽与人都喘着粗气,在暗淡的光线中,融为一体。

村长与两名武装干部追着张冲到了一个断崖处之后,狼和人的痕迹都神奇般地消失了。

一个干部擦着汗津津的额头,四处打量着寻找张冲的身影。

村长则蹲在地上,捡起了一缕沾着鲜血的毛发。

“这是啥?”干部紧张的声音有些发抖。

“狼毛。”村长说着,眼睛望向前方的断崖。几个人心里同时涌起了心照不宣的预感。此时再懊悔刚才没有拦住张冲已经没有用了,他们决定回村叫人。

村部门口停了一辆军牌越野车,村长三人经过时,脚步略微迟缓了下。

村部内,会计正陪着武钢他们说话。顾不上跟客人打招呼,村长心急火燎地吩咐:“快叫民兵集合,带上手电筒和矿灯!”

看见村长这个样子,会计惊慌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秃子……张冲那小子掉下山崖了!”

一个干部补充说:“估计是追着那头狼的时候,脚下踩空掉下的。”

闻听此话,一旁的武钢腾地站起身来!

“走!找去!”他大声命令道。

一行由越野车打头,摩托紧随其后的队伍,在即将到来的夜色中向密林中出发了。还没走出多久,车灯视野里出现了一个人,魁梧的身材,光头。坐在前排的村长眼尖,惊喜地叫了一声:“秃子!没错,是张冲!”

武钢一个急刹车,几个人钻出车厢,只见张冲手提条狼尾巴,正大步朝他们走来。灯光里,他身上衣服多处被撕破,到处可见斑斑血迹。

见他的伤口多在胳膊、胸口之上,村长忙问:“你这伤……”

“皮外伤,死不了!”张冲咧嘴,满不在乎地说。

会计插话:“张冲,赶快回去包扎一下,部队领导等你一下午了。”

孰料张冲一扬手里的狼尾巴,说:“仇报了,我要跟义父说一声。”说罢,也不理会会计在背后急切的喊叫,径直往家走去。

武装干部看得直摇头,对武钢说:“您听我一句劝,这小子一身的野性,哪儿能当兵啊?”

武钢倒是笑了:“我们那儿的兵都野,要么怎么叫兽营呢?”

“啥?兽营?”干部一愣,似乎没听明白。

武钢一字一顿地说:“兽营,野兽的兽。”

再说龙百川驱车来到体育大学后,径直走进了学校的游泳馆。他的眼睛在游泳馆的

一面墙上挂着游泳队的记录榜扫过，看到榜首无一例外都是同一个名字：鲁炎。

此刻在泳池的一面，四个游泳队队员蓄势待发，一场队内的比赛即将展开。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三名队员一跃而下，还有一名行动稍微迟缓了一些，等前面几名队员已经游出了二十米开外，他才跳入了水中。

龙百川盯着这条矫健的身影，他在水中的行动宛如一条游鱼，自然、舒展、优美。很快，此人便超过先下水的三位队员，并且率先抵达了终点。

方城领着一名教练过来，向龙百川介绍：“马教练，这位是陆战旅的龙队长，出差顺道过来看看。”

龙百川伸出手和教练握了一下，用眼睛扫了一下那个最先抵达终点的队员，问马教练：“他就是鲁炎吧？”

“对，两届大运会的游泳冠军，我们学校最好的苗子。不过龙队长，你来晚了，他已经被八一体工大队挖走了。”马教练回答。

“是吗？”伴着问话，龙百川咳嗽了几声。

“不瞒你说，鲁炎的目标是进入国家队，是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马教练进一步解释。

龙百川并不死心，微笑地看着马教练，要求和鲁炎当面谈谈。

马教练依言，走过去拦住了浑身湿漉漉的正往更衣室走的鲁炎。

“鲁炎，这位是海军陆战旅的龙队长，他想和你聊聊。”言毕，他把空间让给了龙百川与鲁炎。

龙百川打量着面前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子，他通体上下只透着一个字：傲！

“鲁炎，你知道什么是蛙人吗？”龙百川开门见山地问。

“电视上看过。”鲁炎简单地回答。

“陆战旅是海军的尖刀，而我们蛙人就是这把尖刀的刀锋。你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蛙人的条件，非常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龙百川言辞很是诚恳。

“对不起，体工大队更适合我。”鲁炎一句话就把龙百川堵了回去。

龙百川只能跟着转换话题的角度：“蛙人也可以为国争光，你上网看看近几年的国际侦察兵大赛……”

鲁炎礼貌而冷淡地打断了龙百川的话：“龙队长，我尊敬军人，可我的目标是拿奥运会世锦赛的金牌。谢谢您对我的肯定，再见。”

“等等。”就在鲁炎转身离开的时候，龙百川在背后说了一句：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随时给我打电话，体工大队那边我可以去协调。”

说完，龙百川把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卡片递到了鲁炎的手中。

鲁炎接过卡片，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自己的更衣室。他顺手把卡片塞进运动裤的衣袋里，而后取下毛巾对着镜子擦头发。镜子的一角贴的照片映入眼帘，看到他和女友米兰亲密地挨着头笑着的画面，鲁炎那张一直严肃而傲慢的脸，终于显露出一丝微笑。

一旁走来了队友廖晨。拍了下他的肩膀，“这回是哪个单位来挖你？”

“海军，不感兴趣。”鲁炎擦着头发，没有看他。

“你对什么感兴趣呢？除了金牌。”廖晨靠在一边看着他，若有所思。

鲁炎笑笑，并不回答。

“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吧？”廖晨边说边心虚地瞄了一眼镜子上的照片。

天色渐暗，鲁炎一身运动装，精神抖擞地站在大学门口，等待女友米兰和队友廖晨。

这两人今天怎么都迟到了呢？他掏出手机看了下时间。

“炎子……”身后传来了廖晨的声音，鲁炎回头看，正是米兰和廖晨，但是他们……怎么手拉着手？

热血霎时涌上了鲁炎的头顶，而胸口的温度则降到了冰点。

廖晨张口，似乎想解释什么，米兰脸上的表情也非常复杂。还用解释么？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

鲁炎颤抖着手摆了摆，制止了廖晨的话。他努力控制着情绪，问：“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两个月前，你忙着训练，是他……廖晨给我过的生日。”米兰鼓足勇气说。

“其实我们早想告诉你的……”廖晨插了一句，鲁炎像是没有听到似的，继续问米兰：“为什么是他？”

“我只想……难过的时候有人让我依靠。”米兰咬着嘴唇。

还用再问下去吗？鲁炎内心搅动着愤怒与痛苦的情绪，最好的朋友与自己的女友在一起了，这本来应该是电视剧上的情景，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打我一顿吧，这样我们可能都会好受点……”廖晨可怜巴巴地说。

“不，这是我的错。”米兰抢过话来。

鲁炎瞪大眼睛看着面前争先恐后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的两人，眼泪在体内横流。爱情有错吗？他们的互相掩护，无疑更加加重了鲁炎的痛苦。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鲁炎放下了不自觉攥起的拳头，扭头跑进浓重的夜色中，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远远抛下，抛下。

一直跑到车水马龙的大桥上，鲁炎的脚步才慢了下来。他趴在桥边的栏杆上，大口地喘着气，冰冷的夜风吹在他发烫的脸庞上，逐渐让他的狂躁冷静了下来。

他把手伸进口袋，触到了一张卡片，拿出来，他拨通了上面的电话。

摆脱了追兵的蒋小鱼回到了在海边小渔村。村头小卖部前坐着好些闲聊的人，蒋小鱼下车随手抓起一把瓜子，和他们打着招呼。

嗑着瓜子的蒋小鱼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身边一个小青年，“老三，这是我的名片，以后进城有啥事情，随时找我。”

那位叫老三的摇摇手：“俺有，你上次给过俺了。”

“上次那张扔了吧，你哥我现在升官了，这是新名片。”蒋小鱼昂着头。

闻听他升官了，周围的人纷纷伸手要片子，并问蒋小鱼名片上印的副店长是什么级别。

“就咱这级别，往低了说，也跟副处是平级。比正科，那是要高上一级，在笑傲江湖里，咋着也得算个副掌门吧！”蒋小鱼大言不惭，惊得村里的人瞪大了眼睛。

老三更是又羡慕又敬佩地说：“这官可比镇长大啊。”

蒋小鱼正要继续吹牛，一个婶子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臭鱼，赶快回去看看吧，你娘晕倒了。”

蒋小鱼听了这话，连滚带爬地上了摩托车。

“娘，娘，你怎么了？”满头大汗的蒋小鱼一进家门就大声嚷着。

屋里走出来一个眉目清秀可人的少女，温和地说：“姨在床上躺着呢。”

蒋小鱼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继而疑惑地问：“明珠，你怎么在这儿？”

明珠笑笑,说自己打蒋小鱼家路过,正好看到他娘晕倒在院子里,估计是高血压犯了。

蒋小鱼来到屋里的炕前,看到了脸色发紫的母亲,他感觉到事态不妙,忙吩咐明珠帮自己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医生和护士很快把蒋小鱼的母亲推进了急救室,刚才还欢实的蒋小鱼,此时浑身的力气像是忽然被抽走了,他不由得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蒋小鱼看到明珠走了过来,他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了一个大气信封递给她。

“快开学了吧?这是生活费,你先拿着,剩下的以后给你寄去。”

明珠推辞着,眼下蒋小鱼的母亲治病正需要钱,自己怎么可以要这钱呢?!

可是蒋小鱼告诉她,给娘治病的钱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明珠无奈收下了钱,深深地看了蒋小鱼一眼。

脱离了危险的蒋小鱼的母亲被推进了病房,一脸严肃的医生把蒋小鱼叫到了一旁。

“你娘这病不能拖了,得马上手术。”他对蒋小鱼说。

“得多少钱?”

“20万。”医生竖起了两根手指。

蒋小鱼的眼睛瞪得溜圆,一刹那的惊讶过后,他即刻恢复了自信,拍着胸脯保证,这钱没问题,只要能给娘把病治好,钱都是小事!

医生走后,明珠走了过来,默默地把那个信封递给了蒋小鱼。

蒋小鱼不接信封,明珠先说话了:“把这钱给你娘治病吧,正好我也不想念书了。”

“这怎么行?我没啥文化,你可不能也学我啊!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做到副店长了,那点钱……”

明珠把信封里的钞票倒了出来,随之而出的还有一张纸,明珠的声音很小:“你别骗我了,你都被人炒鱿鱼了,怎么赚钱啊。”

蒋小鱼看到明珠手里拿的正是自己的离职证明,一把夺了过来,争辩道:“什么呀,我现在是要跳槽呢,再说我现在朋友也多,就在前几天,还有个海军上校借咱钱呢……”

两人没有注意到,病床上的小鱼母亲此时睁开了眼睛,她听到儿子的话,虚弱地开口:“鱼儿啊,借人家钱不怕,但咱一定要还人家啊。”

蒋小鱼看到母亲苏醒,赶忙走过来,眉开眼笑道:“还,一定还,您老人家放心吧!”

安抚好老人,蒋小鱼拿着保温瓶出了医院大门。他摸着口袋里仅剩的几十元钱,往对面的小饭馆走去。

有人塞了一张传单给蒋小鱼,他一看,是一张招兵宣传单,不远处桌子后,坐着两个武装干部。他不由得走了过去,武装干部见状,热情地招呼说:“小伙子,当兵吧!镇上给补助,家属还能享受军属待遇,看病都有优惠。”

蒋小鱼心里一动,忙问:“补多少钱?”

“具体还没定,最少也有七八万吧。”干部回答说。

蒋小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问清楚只要体检和政审过后,就真给现钱,他毫不犹豫地表格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鲁炎坐在前行的车上,被海风吹得昏昏欲睡。这辆中巴车行驶在通往兵营的路上,车

里除了鲁炎之外，还坐着十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青年。

目的地很快就到了，映入这些新兵们眼帘里的，首先是一行刻在岩石的字：把每一滴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龙飞凤舞的大字有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气势。

车子在海边训练场的空地上停下，等待哨兵的检查。

鲁炎看着外面金黄的沙滩与碧蓝的大海，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身份的转换。

一个扎着黑色头巾的士兵走进了齐腰深的海水，从他黝黑的皮肤与坚毅的神态上可以看出这是个老兵。他站定后，身边围上了几个和他同样打扮的老兵。

先头的老兵低吼一声，向围上来的几个人展开了凌厉的拳脚，以一敌四！车里的小伙子们发出了惊叫。

尽管先头的老兵拳脚了得，但毕竟寡不敌众，很快被围上来的几个人打倒在地。胜利后的几个人并没有收手，又把他死死按在海水里。老兵痛苦的挣扎着，让人疑心他将要被呛死了。

鲁炎忍不住问车里的一个士官这是在干吗。

“训练，很快你们也会开始这样的训练。”士官轻描淡写地说。

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鲁炎和身边的新兵们一起，感受到了即将面临的残酷与血腥。这里，果然是兽营。

来自祖国各地的20名新兵很快在兵营集合了，尽管气质不一，但看得出来，这是一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原本环境中的佼佼者。

新兵展大鹏性格活跃外向，此时他正打量着身旁一个看起来很是熟悉的面孔，思索着，忽然叫道：“阿甘，你是铁拳阿甘对不对？散打冠军！”

阿甘傲慢地笑笑。展大鹏看到自己没认错人，更是兴奋，凑过去与阿甘寒暄着，恭维着阿甘打败泰国拳王的雄风。

阿甘似乎并不领情，忽然后退一步，拳头如流星般打了过来……

展大鹏被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呆了，眼看拳头已经砸到了鼻头上，一时间几乎魂飞魄散。

阿甘的拳头在展大鹏面部一厘米处生生收住了，惊魂未定的展大鹏喘起了粗气，却还没有忘记问阿甘：“听说你一拳能打死一头猪？”

“就我刚才那一拳，四百斤以下的猪，必死无疑！”阿甘伸出手指比划着说。

几个大开眼界的新兵不由得喝起彩来，当然，也有人并不以为然，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鲁炎也没有发声，他兀自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在众人的鼓舞中，阿甘来劲儿了，索性为大家表演了起来。

阿甘一个撤步，踢到了一个破包袱。包袱散开，滚出一个硬馒头来。

那包袱正放在闭目养神的张冲旁边，阿甘扬起下巴说：“喂，把你这碍事的包袱挪一下！”

张冲猛然睁开了眼睛，吓了身边战友一跳。这哪是人的眼睛，只见上面布满了一条条的血丝，眼珠子透着一股凶狠，像一头不知名的野兽。

“滚犊子！”张冲冲着自己喊叫的阿甘骂了一句，声音很低，像是从牙齿挤出来的。说罢心疼地捡起滚出来的馒头，吹了吹上面的灰尘，放进了口袋。

阿甘看到面前这个土了吧唧的年轻人非但没有把赫赫有名的自己放在眼里，竟然还骂他，脸涨得通红，不由分说挥拳向张冲打来，嘴里叫道：“怂货，我看你是找揍！”

张冲猛地站起身来，也挥着拳头毫不示弱地迎了上来！